

第 22 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第二階段】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出席委員：宇文正·胡金倫·陳素芳·廖志峯·盧郁佳（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廖非比（文化局代表）

會議紀錄：游文宓

「第 22 屆臺北文學獎」之「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總計來稿 118 件。經初審後，由方梓、盛浩偉、陳夏民、蔡昀臻擔任複審委員選出 15 件晉級決審。2020 年 3 月 26 日召開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會議，由宇文正、胡金倫、陳素芳、廖志峯、盧郁佳 5 位決審委員評選出三件寫作計畫入圍：張娟芬《流氓王信福》、蕭信維《海獵》、楊隸亞《臺北男子圖鑑》。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 20 萬元新臺幣。

歷經一年，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決審委員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評選臺北文學年金 40 萬元的最終得主。會議開始，執行規畫單位《文訊》雜誌封德屏社長開場後，各位委員推舉陳素芳為主席，主席先請委員們對三部入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

整體看法

宇文正：首先想到去年在文學年金的評審會議上，極力爭取徐振輔的《西藏度亡經》，預計是會大放異彩的作品，當然另外兩部也都有很好的成果。足以見得臺北文學年金的設計很正向，並不是獎金獵人可以輕易獲得，因為寫作者必須真正找到他們關切的議題，找到自己的文字風格，去計畫、去完成，在通過入圍的考驗後徹底去執行，這樣的制度本身是很正向的。而今年入圍的三部作品，文類及內容都不一樣，有各自的長處與優勢，一開始很迷惑，所以來來回回讀了幾次，待會兒可以和各位評審們談談我的看法。

廖志峯：此次三位作家都表現出不同的文字風格，有虛構、有紀實，充滿想像，都很精采，也讓人很難抉擇。就我個人而言，閱讀每部作品都讓人覺得愉悅，但也讀出一些不足之處，之後討論時可以分享對這三部作品的想法。文學年金是鼓勵作家創作真誠且有深度的作品，帶出新的視野，這就是文化局創設文學年金的意義。

胡金倫：如宇文正所說，這幾年文學年金入圍的作品，像廖暉、徐振輔、敷米漿、李維菁都有不錯的成績，為文學年金入圍的作品開拓了不同的方向，也各自有一片天，期許這些作家們仍持續寫下去。回到今年的入圍作品，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報導文學。我讀完後有從失望到滿意、滿懷期待到失落的感覺。如同前面兩位評審所說的，這三部作品的落差很大。但回到最基本面，作者能否駕馭題材，把故事說好，並掌握心中所想的主題，才是他們最大的挑戰。

盧郁佳：三部作品都有優秀迷人的構思，會吸引大家想去看到成品，完成後，也感受作者們精采的才情，在此紛亂的時代能沉澱思慮，凝聚主題去深入與探究，很佩服這些作者。但不可避免的是會將這些成品與同類型、傑出的作品比較，而看出一些欠缺，有點遺憾。

陳素芳：首次閱讀這三部作品時，有些小失望，也有筆記將問題紀錄起來，而再回頭閱讀時，若我的問題還沒獲得解決，就代表這部作品無法說服我。如同各位評審所說，這三部作品是不同的類型，要互相比較有點困難，所以從中找出問題，最後用統計的方式紀錄，看每一部作品優缺點及是否能解決問題。

入圍作品討論

張娟芬《流氓王信福》

盧郁佳：張娟芬開啟了臺灣司法改革及案件的寫作類型，也出版很多優秀作品，她在年金計畫提到此次的創作不想再重覆過去的寫法，想要以創新的方式並透過採訪與調查來完整述寫臺灣司法的大歷史跟冤獄囚犯的小歷史，這是很棒、且有意義的，不只可以讓讀者看到受冤事件的來龍去脈，更可看到當事人的生命經驗，但也會碰到寫作者的天險。因為小歷史有太多事情是必須要取得當事人或受訪者的同意才能公開，但這些人或許都還沒走到可以看淡事件的階段，或者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揭開這個傷口或者轉念，導致作者沒辦法寫進來，而讓小歷史有很多空白或需要馬賽克的地方，讀者沒辦法去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反而留下許多謎。

這部作品的遺憾之處，就在於王信福的形象沒有被建立起來，雖然描述了他與司改志工感情的深刻，也看出此人想要自立、不給人添麻煩的個性，卻沒有將王信福立體形貌塑造出來，太多事情無法說、或說不清，作者甚至也點出因疫情的關係無法讓王信福及其妹妹過目作品內容，無法取得當事人同意而暫時不出版，我認為這是很委婉的說法。張

娟芬是一位傑出的記者，她心裡應該很明白，冤情需要平反，但受到種種現實的因素，勢必會留下很多空白，但這樣的空白反而讓這些不能說的事離得更遠，這樣的作法圓滿了記者倫理，但在文學創作上的問題卻無法解決，是這部作品的遺憾之處。

胡金倫：我同意郁佳後面的說法。這部作品應該算是仍在進行中。去年在評審完入圍作品時，張娟芬有將此部作品改編成舞臺劇演出。這案件也陸續地被報導出來。當初閱讀這部作品的試寫稿時，只寫到卡拉 OK 文化就停止了，顯得有點薄弱。在這次完成的作品中，雖然有加入妹妹阿玉觀看哥哥的角度，但仍有很多事情是沒有交代清楚。這部作品比較像是犯罪與社會學的研究，介於報導文學與研究報告的寫法之間，也提到許多數字統計或者檔案。因此是否作為「報導文學」仍需要更多討論。

另外，作品有一個中心思考，就是「社會倫理」。首先是這個冤案即使經過政黨輪替也沒有任何的改變；第二個就是關於「流氓」的形象認定，社會永遠改變不了對「流氓」形象的觀感。在傳統社會裡似乎一個人只要做了一件壞事，這個人永遠就被認定是壞人，不論這個人後來有沒有改變。我從中讀到作者想提供這樣的訊息：這個社會或司法，對於有心或有志改過的人都沒給予機會。作者想透過此案看臺灣司法改革與歷史，或回頭從司法改革及歷史來看待這類社會邊緣人，並以寫作來討論臺灣社會面對多宗冤案的處理方式。雖然我們已經知道「流氓王信福」的結局，但作者的敘述方式仍然會吸引人一直想往下看：尤其是一個昔日少年到今日已七十多歲的白髮蒼蒼老人。

廖志峯：在入圍評審時我很支持這部作品，期望是讓文學的類型有更多元的可能。讀到成品時覺得更好看，因為帶入了妹妹阿玉以及其他的線。我覺得這部作品很精采但又有點可惜，雖然這部算是報導文學作品，敘述的語調有溫情，也有敘述性及報導性，但是少了結尾，作品中提到了他的未婚妻跟女兒，但並未出現在篇章裡，若能加入這部分，就可以讓這篇報導更顯溫情與溫暖，也更能對照出臺灣的司法體制的難以撼動。

空白處除了剛剛提到的未婚妻及女兒，還有逃亡中國的過程及生活經歷，若能加入這部分，王信福的形象應會更立體。郁佳剛剛提到作者身為記者在文學創作上的不足，的確，有些描述會讓作者的記者角色成為一位評論者。寫作者的語調到底是什麼？想讓讀者看到什麼？當初試寫稿中有太多強烈的情緒，而在成品裡收斂了許多情感，讓這部作品更好看，讓讀者更容易進入故事。作品最後王信福變成慈祥老者，跟當初具有殺氣的少年有強烈的對比，但多少還是看得出曾為「流氓」的氣質，

這是長期社會化影響的內化，這部作品可以讓人瞭解在人生路途失足過的人，再怎麼努力，也很難完全抹滅受過去影響的無奈。

宇文正：這部作品最特殊的就是從大時代去鋪陳社會背景跟小人物王信福不幸遭遇的聯繫，架構案件複雜的脈絡，抽絲剝繭，就案件本身來說，作者逐步的釐清具有說服力，是很翔實有力的報導，作者對此案件付出的努力是令人動容的。

但是我也同意郁佳提到的，這是一個文學獎，在作品裡主角王信福這個人有太多斷裂的地方，像是怎麼淪為流氓、進入管訓、流亡大陸，還有他的家人、妻子、女兒等都留下太多空白。王信福的形象不夠立體，讀者無法貼近這個人，雖然我也了解作者採訪時會受到很多限制，確實有先天條件的困難。個人很希望此案可獲得平反，但也希望能有完整的、關於王信福這個人物的描述。這部作品多著墨在案件，而不是人物，頗為可惜。

陳素芳：這部作品的優點是有堆砌出時代感，包括流氓的沿革、卡拉 OK 文化、職訓總隊的區別等，很佩服張娟芬對於時代資料的整理，甚至把王信福出生那時嘉義的時代背景寫得很好，甚至妹妹阿玉的觀點、當時臺灣政治的特色、新新聞的報導方式很客觀的爬梳。但是回到王信福這個人，為何被管訓？難道真的只是因為花襯衫？中間有很多無法解釋的疑惑，後記及附錄只是在重複說明此案件。我會疑惑這部作品是論文？研究？還是報導文學？回到文學年金的徵文屬性，報導是文學的一部分，我們就回歸報導文學來討論。但以報導來說，有部分含糊不清，文學部分感性不足，人物描寫不夠，例如女朋友阿華去哪了？女兒怎麼了？在文學創作的處理上，這些都是該處理的層面，或許可以直接寫出家人不願受訪，或不承認的狀況。這部作品多是關於案件的來龍去脈，有作者的觀點與立場，過程也寫得條理分明，真的有被說服。但是看到行文中穿插的條文，其實還蠻累人的。整體而言，作品是感人的，只是作為「報導」要有說服力，「文學」作品要有感染力，目前的作品仍顯不足。

蕭信維《海獵》

宇文正：我對這部作品有很高的期望。這部作品有兩大象徵：第一個是「切掉食指」，象徵著沒有辦法指認未來，失去想像力及思考能力，寫出一個自我閹割的族群、自我隔離的世界，在他們建構的一套生存儀式之下，仍井然有序的生存著。第二個重要的象徵是「失去翅膀」，象徵失去自由、

飛翔，衝出桎梏的可能。這裡所建構的世界裡，沒有鳥，連昆蟲都失去了翅膀，象徵的題旨很鮮明，敘述引人入勝。但讀到中間有很多頁的空白處，之後就進入另一個世界，前後虛實相映，前面虛構的村落自成一格或可視為自圓其說，就算有不合理處，也都可用超現實合理化。可是當故事落入「實」的部分就造成我的失望，因為這些想像頓時變得無所依靠，超現實的東西失去著力點。「實」就是「余仁」，但前面用「他」，後半部卻又用「她」，不清楚作者的用意為何？而在余仁進入山區後，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反差，最後剝下食指的情節也無法說服我。

主角劉子季進入文明世界後，從一個天真的孩童，變成一個有哲學性思索的語言風格，雖然作者的說法是開竅了，也有些指涉和哲學的思索，但這樣的轉變很突兀。我佩服作者豐富的想像力，這樣強大的虛構能力，在年輕世代的作家中，是很少見的。我建議不妨再飛得遠一點，既然要虛構就超現實到底，可以讓想像進入到神話層次，更波瀾壯闊。不一定需要突然用現實介入打破一切，這點很可惜。空白頁前的內容是一部不錯的中篇小說，或許可以針對這部分再進行延展。

廖志峯：當時讀試寫稿時很驚豔，作者的文字真的很棒，期待蠻高的。但看到成品時，卻一直進不了故事的情境，也理不出他的脈絡，甚至覺得這部作品應該改成「食指」，因為從頭到尾都在找食指，而看不到「海獵」的身影。作品的前半跟後半是兩種不同的內容，我覺得在空白處就可以結束，後半段有點多餘；尤其讀到最後，「開竅」了的主角講到列子的故事，讓學院派的敘事進入小說，覺得太可惜。不過每個篇章段落的文字跟想像力很精采，到底這是個好故事？還是說壞了的好故事？我對作者很有期待，想像力和文字真的很好，是一個有潛力的作家。若單篇獨立閱讀會覺得很厲害，但以整部故事來看，人物及故事線都沒有扣得很緊，像鳥人，沒有更多開展。而且閱讀時，我一直陷在章節數字的迷宮中，不知到底是如何設計，排列的邏輯又是甚麼？

胡金倫：這部作品「目錄不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作者未有解釋交代？作品中間的空白，是作者故意設計的？或是代表前半和後半之間記憶的空白？小說到了第三段的對話，又如同不同的故事，讓讀者覺得這部作品是由三個故事組成的，連貫性不強。作品第一部圍繞在找食指的主題，但作者無法好好發展下去這個故事。如果對照作者的計畫書裡提到是要書寫桃花源或者反桃花源，以及海獵的習俗「斷指」，但在目前完成的作品中似乎沒有看到。而第三段的故事有如在湊字數，和前面的內容稍嫌脫

節。或許作者很年輕，沒辦法掌握如何說好一個故事；或者也有可能是第一次寫作長篇小說，無法掌握書寫長篇故事的敘事技巧。

盧郁佳：這部作品謎團重重，像科幻小說一樣把人丟進一個陌生的世界，所有人的舉止很畸形、詭異不合理，像「這世界沒有鳥」、「有一個人站在雕石上揮舞著手臂大喊『飛起來』」。主述者也告訴我們不知道「鳥」是什麼，有很多血腥、詭異的畫面，像看一部恐怖片。但恐怖片的結尾會串連起全部的事，但作者毫無此意。在閱讀的同時，會讓人想到許多相關的作品，例如第二部分大學女生登山想要自導自演山難、想要出書成名。原本的幻想時空和當代現實突然遭遇，拋出像是《逃出 1840》這樣的作品。那個桃花源似乎是古代的時空，但事實它是在現代時空中孤立的、被封閉且賦予想像的，如同艾米爾·庫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地下社會》那樣的故事。

作者對故事花費了許多心思，很刻意的描寫主角所穿的都是隔壁鄰居老周的舊衣，以此表示這個村子沒有對外貿易的行為，所以衣服要不斷的縫補，想補這些破綻，但又不是故事的重心。作者又用很多筆墨去寫余仁和老師去換山林田野紀錄用的相機電池和記憶卡的情節，寫得很好看，但不懂有什麼作用？角色很模糊，講很多鳥人和廟婆，卻對故事發展沒有幫助。因為兩人代表對立的價值，卻缺乏情節、行動或是跟主角互動的場景表現。許多人會批評臺劇很愛繞文藝腔臺詞，理念不是經由人物互動情節表現，而是透過角色講哲學性抽象的話語表現。這應該是人物設定，而不是該寫在小說裡的東西。例如，在這個山村裡，鳥人說「在恐懼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學會飛。」、「從前人都是會飛的。」這樣的演說。一個可能不識字只會看籤文的廟婆說「鳥人的祖先或許，可能，曾經有過翅膀。但重要嗎？」即使有過翅膀，「現在也只剩心可以飛了。」這不是一個完全不認同鳥人，抱著傳統道德價值觀者會用的措辭，其實是作者自己想說的話。

作者描寫能力高超，但為何角色是如此的模糊？作者雖然用心設置余仁的身世，但所描述的行動卻徹底違反人設，本來她是一個自私自利，想要用假山難去出名，但到了這個村子裡，她講了一個故事得到眾人的關注，應該要感到開心。但是當她發現自己會影響這個村子、改變這個村子時，她卻痛苦的想要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讓讀者更加的迷惘到底發生什麼事，余仁為什麼會在突然之間變得大公無私，會替別人著想，為何會痛苦到想殺了自己？讓人迷惑這個故事是否缺少了什麼。這部作品跟過去的反烏托邦小說《飛越杜鵑窩》、《一九八四》或《蒼蠅

王》等來比較，欠缺的東西就是「抗爭」或與不公不義對抗這些元素。在這類小說中，人物一定要有衝突，並且對抗這個衝突，卻被揍爛倒下來後所發生的事情，才會表現小說人物的本質。

但《海獵》一切都是模糊的，「食指」是這麼重要的東西，但卻成為字面上的象徵。一開始主角往路上丟梨子，為何丟梨子呢？第一遍看不懂。第二遍看到鳥人說，「路的盡頭堆滿了殘骸。是人的殘骸嗎？不是，那裡是理想的墳墓。」這是一段使用文藝腔的敘述。梨子指的是「理想」。小說應該是要寫當一個人的理想被撞毀時的殘酷悲壯，但作者卻用丟梨子來表示，缺乏意義。用「食指」象徵自由也是同樣的問題。如果村民有食指，他們會指認什麼？女大學生余仁說，「上一個有食指的人，是十二歲的少年劉子季」，劉子季指認了什麼？書中安排了隱晦的副線，就是年輕夫妻新婚夜裡慘叫不斷，隔天清早隔壁的周孀跟子季的母親說「去叫孫伯不要再打了」。從少年躲在床底下的隱晦線索，可看出這個孫伯似乎是個強姦狂魔，使得妻子很憤恨丈夫寧願戴綠帽，因此就把丈夫給殺了。一切都非常隱晦不明。接下來就由陳少夫妻重覆了一次，陳少突患疾病，大腿流出了黃色的液體，陳少死了之後太太發現懷孕，就上吊自殺了。讀了這些情節也不曉得為什麼，所以就會略過，其實就只是再重複一遍前面的情節，暗示陳少妻因姦成孕，所以她才自殺。這些事可能是孫伯幹的，也可能是在這個村子裡，強姦別人太太的狀況很普遍，因為村民不會指認，所以對這種事情沒有任何反應。但仔細閱讀後會覺得對這種事沒有感覺的不是村民，而是作者。作者對這種事情真的沒有感覺，也不會多加描述，這是一種障眼法。

故事的主線是什麼？劉子季兩度找到食指卻沒有受到獎賞，反而被無視甚至被流放，這個情節完全不合理。他找到了很多食指以後，卻把食指倒到海裡去，再流放，流放等於死亡，他到底犯了什麼大錯需要這樣被懲罰？而且他的父母家人對他沒有任何感情。作者完全沒有鋪墊任何一種合理的構成。

余仁一角突然的由男變女，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真正的故事不能說出來，不可被指認——這是一個男同志想出櫃但不能的故事。為什麼角色要這麼模糊？我們可以去檢視廟婆的臺詞：「鳥人的祖先或許，可能，曾經有過翅膀。但重要嗎？」甚至嘲諷鳥人「只剩心可以飛了」。這樣的形象是什麼？我認為是一個高學歷、專業白領的媽媽對著兒子嫌棄那個沒用的老爸。廟婆的形象就是一個非常能幹、強悍的女強人，代表一個在兒子生命中的權威，而這個兒子不願意離開她。在所有的鬥爭

故事中，主角都是逃亡出去的，唯獨只有《海獵》是被趕出去的，劉子季不願意走。在作品前面看不到衝突的痛苦，所以主角不願意走，是很正常的，但也證明這不是一個反烏托邦的故事。而余仁就是劉子季的出櫃，他沒有向任何人出櫃，他向讀者出櫃。在山裡他是男生，出來以後他變成女生，人們看到他時他變成女孩子，所以故事的後半才使用女生的「她」。

在日記裡余仁跟老師出去做田野調查，是這部作品中唯一有聲有色的段落，但這個段落在小說中是多餘的，它是第六根指頭，沒有任何作用，卻對作者很重要。因為它是主角的戀愛史，表現主角的覺醒，主角愛上了這個老師，所以和他相處的時間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在山裡只要和這位老師相處，這個男同志就覺得自己是個初戀少女。但只要進入社會，就會回到自己男生的身分。為了要讓大家看不懂，所以就讓性別顛倒過來，就因為這樣一個真實的性別轉變故事，他必須要化妝成一個本來是女孩子，在山裡是男生。這才解釋了余仁的態度為何有這麼大的轉變，想到會改變這個村子，她就痛苦的想要殺了自己，這是第二遍講主角對家人的依戀。

講第一遍是寫劉子季根本不想離開村子的想法，第三部份重複第三遍，結尾劉子季說他不願意開竅，他完全不講開竅代表什麼，稀哩呼嚕的寫了很多，卻很模糊的帶過。其實就是跟余仁一樣，不想改變海獵村，想留在村子，看到村民都走光了，村子變成廢墟，非常感傷及痛苦。這不是反烏托邦小說的《飛越杜鵑窩》，而是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的感傷，但作者沒有能力述說這份感傷，只能將所有的關節反轉，創造一個讓讀者看不懂的故事，才能很成功的無法溝通。以上我所解釋的不是作者想要寫什麼，而是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寫。

陳素芳：郁佳很深入的解析這部作品，也引發新的觀點。閱讀這部作品的每一段都會有驚喜，文字的確很迷人，寫情緒、氛圍都掌握得不錯，但作者的企圖心太大，雖然很有想法，有很多象徵、很多條線，可是故事人物跟發展的故事線都缺乏伏筆，例如阿婆、鳥人，沒有太多發展，沒有發揮作用，我覺得作者應是不知如何說好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有很多瑰麗的想像，作者太過於想要追求文學性、象徵，卻無法成功串連為一部完整的作品。還有作品的章節數字，一開始是七，後來又有重複七，我也嘗試從後面看起，結果還是無法釐清數字與空白頁設計的意義，就當作是考古文件缺失。可惜的是還是理解全書的意涵，雖然有說是要講食指的意義、講反烏托邦的影射，但是情節的串連不是很成功；片段寫得很好，

但作者似乎沉迷在這部分，使得故事停滯沒有順暢地說下去，讀得不知所措。

余仁出現的部分很好讀，但對她切掉食指、跟她的後悔沒有處理好，對於性別會疑惑，跟村長村民說故事、喝手指酒那段也寫得很精采，但看不懂這段情節存在的意義，不如擴充這段，而不用後面的故事來補或許會更完整。我覺得作者可能自己不知道想講什麼，很多片段寫得很好，文字有詩意有畫面，也有爆裂的美感，具有個人的特色。雖然寫長篇的火候還不夠，但若以短篇的角度而言，是不錯的故事，值得鼓勵持續創作。

楊隸亞《臺北男子圖鑑》

廖志峯：這部很好看，雖然主題跟長度是三篇作品中相對弱的，但每篇故事都很好看，我自己很享受閱讀的過程，也對其中的人物充滿同情。但小說裡頭有些人物並不是很清楚，像〈發大財不動產〉賣房子那篇，讀了才知那是喪宅，也沒有交待房子最後到底賣給誰？有些人物設計很刻意，但我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是真的，引導出很多邊緣、不同族群、不同社經地位的男子所面對的處境和難題，沒有出口的哀傷瀰漫在這本男子圖鑑裡，而且年齡層的設定也很有巧思。人物和人物的出場都有個邏輯嵌在一起。以流暢、可讀性和整體結構來說，是在三部作品中我最想推薦的。

胡金倫：以這次三部作品的完整性來看，《臺北男子圖鑑》是最完整的，人物設計也如志峯說的嵌在一起。再對照計畫書來看，雖然比原本預計的篇章少了兩篇，但無傷大雅，且因為是由短篇構成，所以非常吸引讀者一直往下看。再回頭看入圍時的評審意見，例如宇文正有提出初審意見：這是否能代表所有男性，這的確是值得思考的。尤其作者以女同志的身分、角度去觀察臺北這些男子，都是比較負面的、邊緣的、被陰性化的，缺乏男子氣概的「魯蛇」（loser）。整體來看，《臺北男子圖鑑》四平八穩，作為一部短篇小說集是很好的作品。

盧郁佳：這部作品優點是展現社會各個層面，帶出邊緣的星系，作者的觀察很敏銳、有才華。在整部作品的設計上展現巧思，像角田光代的《小熊》短篇小說集，每篇的配角變成下一篇的主角。但可惜的地方在於，每篇主角彼此的關聯不深，所有的事都發生的太突然，上一篇留下謎團，會希望在下一篇有所解決，卻都沒有寫出來，很不合理，例如〈茶藝館的搖滾蛋寶〉主角蛋寶在茶藝館唱歌，卻突然被觀眾叫去當天后宮廟公，突

然之間組 BAND 唱歌賺錢，突然在媽媽的茶藝館反串諧星，突然之間跟茶行老闆的女兒相戀，情節發生的很突然、很快，沒頭沒尾沒有鋪陳，看起來像流水帳。

前面幾篇讀來像是田野調查去訪問不同的人生角色面向，但後來的發展像是信筆寫去、腳不點地，例如〈國師〉的故事，行文速度很快，但沒有任何生命的痕跡或想像，事件互相獨立無涉，主角自述駕車撞死他爸爸，一句話講完就沒了。為何他殺人不用坐牢？對他原該是重大事件卻毫無影響，很不合理；又像〈電玩小魯宅〉講反串的胖子，男扮女裝 COSPLAY 電玩遊戲的美女角色，一出門就被兩個大叔拖入暗巷暴打又瘋狂摸奶性侵，路人被胖男反串激怒，厭惡為何會激起性慾？不合理的事若能有所鋪陳，讀者可以自然的明白其中的脈絡，但作者沒有給這個機會。小魯宅一直被各種人沒有理由的強暴，感覺作者想要跟村上春樹《加納格列達》故事互文，但卻不懂互文了什麼。又例如〈詩人的紀錄片〉，設置兩段故事，前段是村上春樹式的虛構羅曼史，後段卻是駱以軍跟楊澤去臺東拍紀錄片的八卦，不明白作者到底想寫什麼。我試著強作解人：這部作品像是興之所至，不太明白作者的意圖為何。

胡金倫：我呼應郁佳，種種不合理可以用一個方程式進行創作，然後以個別的故事敘述其相似處，這部作品的每篇故事人物都有很奇怪的際遇。

宇文正：這部作品的優點展現出作者的關懷面及感興趣的對象，都是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宅男、移工、作業員、失業族、算命師等，都是內在挫敗的男子，最後一篇則是跨性別者的描寫，我們跟隨這些挫敗者、邊緣人的生活與目光，等於是導覽了這座繁華城市的幽暗小巷，從一系列人物出發，勾勒這個城市陽光照不到的角落，以及千禧年後從繁華到衰落的臺灣的灰色時光。從人到空間、時間，雖然不夠全面，作者選擇描繪的人物很明顯看出作者關懷的特殊面向，但仍構築出城市立體的切面，大抵完成了作者關懷的社會面向。文字乾淨有韻味，其中〈電玩小魯宅〉、〈親愛的神大兵〉，書寫宅男生活小史，兩位主角所建構的旋轉島，隱喻宅男的世界、或是社子島，甚至整個封閉的大環境，耐人尋味。我也特別喜歡〈零件青年〉及〈結婚秀〉兩篇，〈零件青年〉疏淡有致，最後一篇〈結婚秀〉，寫變性人心理及身體痛苦、甜蜜時光與適應過程，相較另兩部，這部作品有達到勾勒一個想關懷的城市面向，是作者成功的地方。

陳素芳：這部作品是看得最不辛苦的，因為沒有過多的線索，且很成功地勾勒出臺北，像西門町、社子島。雖然臺北男子不只有這些面向，有幾篇是從

個人生命經驗出發的書寫，將爸爸、弟弟寫得很成功。很多場景寫的很好很合理：像〈親愛的神大兵〉描寫自己的弟弟，寫得很好；〈國師〉裡過去說的都是謊話，又講到陽具的事，都蠻合理；〈詩人的紀錄片〉時空有點問題，若真是我們認識的文壇人物，三十年前沒有那些茶飲，可是又寫得很現代，所以我對這篇有疑惑；〈茶藝館的搖滾蛋寶〉文字活潑，萬華、西門町寫得很生動，有帶我們看到臺北的陰暗；〈飄洋過海來做工〉我很喜歡將移工的故事說得很感人。就這部作品來說，很完整，雖然缺點不少，但都可以補救。社會的某種陰暗面，或失敗者的一面，也都是當代被提出的東西，也有城市裡的荒謬感與情境。

投票及票數統計

三部作品討論完畢，進行計分投票，最高分三分，最低分一分。

投票結果

楊隸亞《臺北男子圖鑑》12分（宇文正3分，胡金倫3分，陳素芳2分，廖志峯3分，盧郁佳1分）

張娟芬《流氓王信福》11分（宇文正1分，胡金倫2分，陳素芳3分，廖志峯2分，盧郁佳3分）

蕭信維《海獵》7分（宇文正2分，胡金倫1分，陳素芳1分，廖志峯1分，盧郁佳2分）

投票結果經評審委員確認無異議後，楊隸亞《臺北男子圖鑑》選為第22屆文學年金得主。

會議結論

評審認為《臺北男子圖鑑》的文字乾淨有韻味，是一部讓人很享受閱讀過程的作品。作品關懷臺灣社會不同階層男性的困境，更帶出社會邊緣的星系，雖然篇幅不足以全面關照人、空間及時間，卻也能帶領讀者跟隨著故事中挫敗的、邊緣的臺灣男性，穿越臺北這座繁華城市的幽暗小巷，走入那些陽光照不到的死巷角落。同時回看千禧年後從繁華到衰弱的臺灣的灰色時光。

《流氓王信福》蒐集整理大量的案件資料檔案，抽絲剝繭的以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的方式，書寫一樁原本即將被遺忘的冤案主角王信福的人生故事。讓

讀者看到受冤事件的來龍去脈，也看到當事人的生命經驗，更試圖探索並批判臺灣的司法改革與歷史。評審認為，作者追索此一冤案的前後始末，對時代背景的詳細考察並遍訪相關人士，對此案所付出的努力令讀者動容。

《海獵》描寫島上一群切掉食指無法指認，失去翅膀無法自由的人們，困在尋找食指的輪迴中。評審認為作者有強大的虛構能力，文字頗具詩意且瑰麗，象徵及題旨皆鮮明，敘述引人入勝，通篇具有一種爆裂的美感，極具個人特色，是值得期待的年輕世代創作者。